

拙齋筆記  
秋涇筆乘

瓶花齋雜錄  
甲乙剩言



Z121

60588

1  
:2941拙

齋

筆

記

蕭良餘 著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拙齋筆記（及其他三種）

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—101—00894—1/K·367

拙齋筆記

此據涇川叢書本  
排印初編各叢書  
僅有此本

## 拙齋筆記

明 蕭良榦著

高皇帝時，燕羣臣，酒酣，權甚，命羣臣賦詩。一武臣自陳，向未識字，不能詩。高皇曰：第強爲之。其人應聲吟曰：自小何曾上學堂，全憑手內一條鎗。爺爺要我吟詩句，恰似文入下戰場。高皇大喜，賞賚獨厚。

世廟時，太宰熊公浹，以諫止仙亭得罪，上遣緹騎督回籍，以即刻就道，不得從。一僮一笥，復遣人偵伺緹騎，又遣人密察偵伺者，其窘束嚴甚。太宰日跨一驢，走二舍，適貴溪復起，遇於途，莫可避。太宰下驢立道傍，貴溪爲不識也者而過之，有憲副某者，初以貴溪過，大治供具，祈得一接遇，貴溪弗省也。方悲甚，而會太宰來，則以其供具享太宰及緹騎輩，諸緹騎行數時，未有延接者，一旦得盛款，意殊洽，而憲副又各有所贈送，益喜過望。憲副因請曰：太宰年長矣，天且寒，葛衣何以堪？某有一敝裘，願爲易之，何如？緹騎許之，乃得披羊裘以行。又數日，行至某處，有憲副某者，雅重太宰，其延款贈送諸緹騎，視前憲副有加。諸緹騎又愈喜，憲副又請曰：太宰以高年涉遠道，終日嚙背，何以堪？某有一小竹輿，盍以易之，緹騎又許之，乃得從輿歸。初二憲副易裘與輿也，固要諸緹騎，弗以聞。緹騎亦心許之，迨反命，憚上威明，弗敢隱也。一具言如前事，上領之，會吏部以二大參缺，擬名疏請，上弗允。竟以前二憲副名當之，中外驚愕，莫知所自。嗟！此豈人意想所及哉？方二公爲是舉，豈敢有他念，孰知竟以此蒙福也。世廟恩威，不測如此，顛倒豪華。

鼓舞人羣有緣也夫。

曹公鼐初會試時中乙榜。例應就教職。公謂教官無可自效。願得親民事。卽典史亦可。銓曹選爲典史。公旣選。盡心供職。親捕盜無所避。一日擒一劇盜。盜有所掠人家女子。美姿容。醜麗特異。公收得之。值夜。女侍側。公心動。默念吾何當壞女節。援筆書棹上曰。曹鼐不可。夜分又心動。又書曰。曹鼐不可。無何。天且明。遂訪其父母。以女還之。後入覲。疏請就試。銓部以典史未入流。允之。比入場。作制義。空中忽飄下一方紙。上有曹鼐不可四字。蓋前完女事。微於上蒼也。是年及第。卒爲相。死土木之難云。

太宰王公翱爲吏部時。有人送黃金百兩。不受。然時時繫念遺不下。夜靜出行庭中。入而復出者數矣。至夜分。又出行。忽猛省。大呼己名曰。王翱。不長進。乃爾。爲黃金百兩。遂賺得一夜不寐耶。大掌其面者三。遂入睡。其火房吏密窺得之。云前輩嘗貨色之交。雖不能不動。其用功若此。

雍公泰爲浙江右布政使。太宰屠公嚮販私鹽。鄉人效尤。幾至千輩。盜竊公行。公先收屠家人抵罪。諸寮咸諫。公曰。此輩禍屠公。公豈知之。禁之以助之也。如其知也。存屠公情耶。存朝廷法耶。諸寮慚退。雍公奉身儉素。雖貴。寶至肉味止一二品。位晉司徒。猶未置緋衣。身歿後。家人始置以殮。

梁文康公。廣州人。爲輔頗久。家無餘財。田僅二百畝。門前有大池。故屬按察使。撫按以當宅門。舉以送之。公不受也。強之則認稅。歲輸銀六十兩。至今不敢少。臆軍門曰。梁文康向未有稱也。假令徐華亭張江陵在時。或舉文康爲比。當且吐其面。乃其清約之風。奚啻什百哉。前輩遺風。至今漸盡矣。

王文成少年時爲刑部主事。提牢入獄中。見豨豬一羣。異之。問曰。此誰家豬。獄官對曰。此三堂豬也。獄囚有剩餘飯可飼。故蓄此以待用耳。文成叱曰。是何誑。曾有三堂而豨豬於此乎。他日出以問三堂。三堂諱無有。文成乃召屠者盡屠之。以其肉分給獄中囚。一時京師豨稱之。比晚還趨。上虞葛君某見贊曰。先生真豪傑。無論勲業。卽刑部屠猪一事。至今膾炙人口。先生欣然有問曰。君何言之誤。此吾少時不長進所爲。乃稱之耶。葛君駭曰。是舉也。人皆以爲高。先生乃用以爲耻。何也。先生曰。當是時。我則取美名矣。將置三堂於何地。是爲長厚者乎。於是人知先生晚年進德之妙不可及云。

海剛峯瑞。瓊州人。由舉人爲戶部郎。上疏世廟。疏首語云。直言天下第一事。言甚切至。時上操下凜凜。莫有敢撓者。而海獨抗言之。京師爲之語曰。大臣不言小臣言。科道不言部屬言。進士不言舉人言。海內不言海外言。初海公疏上。聖怒未可測。雖下獄。日取臨市中待命。時徐中丞紳亦在獄中。聞其赴市。曹往送之。值公方飯。每進一滿盂。如是者三。徐曰。何用食許。公曰。自此至市中尚遠。不餒耶。充然安食之。食畢謂徐行矣。蓋其就死若赴席然。此剛腸人世可多見耶。余親聞之。徐云。

海公再起。摠憲南都。年七十餘矣。布衣蔬食。了不異儒生。時一妾一女婢。一老僕。一小童。四口相隨。蕭然若寒舍。南都行戶。故苦各衙門供應。而勢要尤橫索無忌。民殊不堪。公至。旣以身先。又有禁毋得濫取。百官自兩守備兩衙門而下。無敢以票下民間者。蓋數年。京師帖然。民更生焉。卒之日。檢其箚。止一百七十金。不能具棺殮。百姓巷哭途號。如喪考妣。噫。可謂俯仰無愧者矣。先是房侍御督學南畿。頗招物議。恐不

爲公所容。上疏力詆之。公怡然不問也。而民間德公者恐其去。結黨至千人。約公報罷。則捶房御史而赴闕陳訴。賴留公得寢。其得人心如此。滕軍門曰。昔楊綰一入相。而子儀微樂。後世此風微矣。乃海公一來南都。而百司凜凜。罔敢越。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也。同時諸老。有謂子海老不怕死。不愛錢。此其不可及。第無學問。少經濟耳。予謂苟無學問。何以養之定如此。且不動聲色。而潛消奸宄之心。默移非僻之習。尙何經濟者能及之也。此可爲知言者矣。

胡端敏公世寧少時家甚貧。一日附舟之某處。舟中一老人注目良久。問曰。君曾娶未。端敏曰。家貧未有聘也。抵岸當分道。老人曰。君第告爾尊人。某有女。願以歸君。端敏歸以告其父。父曰。家食且不給。將安所得聘資耶。止勿語。端敏反命。老人曰。咄。吾豈責汝聘資哉。汝第擇吉來贅耳。反告於父。允之。他日往贅其家。老人之妻不憚曰。老悖。貧不能自支。復贅此貧婿。何依乎。老人曰。此非汝所知。於是諏吉合卺。有日矣。而其女暴卒。老人夫婦哭。治具殮之畢。端敏竊計。向所以依爲是女也。今女死。彼亦貧家也。安可復就養乎。乃詣翁告別。老人曰。汝何之。吾有次女。少二歲。尙可配爾也。復留贅焉。

莆田黃侍郎養蒙者。故宦家子也。幼嘗聘宦家吳姓女。而家日落。贅於妻家。妻家殊薄之。一日其婦翁誕辰。戚友競稱觴。上壽。黃方讀書山寺中。其妻寄聲謂黃來上壽。姑攜雞酒可也。黃從友人貸得銀數分。來城市雞。而銀又遺失。惘然莫知所適。一賣雞者持雄雞一。熟視黃。謂黃曰。相公何瞠爾不樂也。黃告以故。賣雞者以雞賒之。曰。明日還我價。黃持抵妻家。翁方治具宴會。則不使與賓筵。而別以草具食黃。其妻竊



得之。怒曰：黃生宦家子，且文學高等，寧辱爾筵耶？襄所蓄金錢首飾之類於身，持大棍出，盡碎諸賓筵具。謂黃生亟行，吾與汝寧須渠活耶？遂忿忿而行。其家亦恨之，不復追。是時天向暮，出門無所之。黃同妻暫憩古廟中，倦而寐。其妻不能寐也。聞廟神言曰：黃侍郎在此，可善視之。須臾有二燈候門良久，其妻默自喜。天稍明，促黃起曰：何能睡？乃爾耶？君當有姻戚，可暫投之，視有居值數十金者，吾力能辦之，共圖生理也。遂行而下，居無何，黃連捷，以詩魁天下。三年後歸省，而其翁尚在。其家遭變，子孫率繫獄中，號黃求救。黃欲從所請，而其婦執不允。蓋婦女恨最深也。

沈青霞鍊，忤嚴氏，謫戍邊。巡按路楷，巡撫楊順，承嚴氏指，殺之。受禍之慘，已載諸名筆，人人能言之。余嘗晤其子襄，述當時被逮時甚悉。初楊順既以謀逆坐，沈公腰斬，遂欲除其根，已殺其子隨行在邊者矣。其長子襄爲諸生在越，亦坐以同謀。差校來械繫襄，初踰垣走，既復自念，彼必不我釋也，徒苦戚族何爲？遂就繫。時司馬胡梅林宗憲方鎮越，來校囚襄，以見胡公，泫然出涕。已復大罵曰：賊賊！既殺其父，又殺其子，耶？寧不畏天誅也？贈以二十金爲路費，遣出。既而私召襄入，取二十金，碎分之，密以與襄。曰：前者之贈，彼差必攬之，汝不得有也。汝以此散藏之，以備時需。迨行，前所與者，果爲所攬取，分毫不得沾，而自越至邊，所飲食服用，皆賴密贖者。胡公慷慨好義，其處事精細，乃若此。既至，拷訊誣服，置獄中，將以次日行刑矣。在獄諸人，皆邊民，有直氣，稔知沈公事，見襄至，諫曰：此忠臣子也。天乎！忠臣何罪而欲滅其家？相與大詬罵。已復市酒殺列陳，坐襄於上，而羅拜於下，爲生奠焉。哭聲震獄中，是夕奠畢，獄中人環襄而坐，忽夜半。

一獄卒趣報曰。幸矣幸矣。楊某今就逮矣。明日沈君其免乎。蓋給事中吳悟齋時來論嚴而及此事。因逮楊也。楊既行。掌獄者亦私縱囊逸。囊罄。變服丐食至都門外。有故人某。爲序班都下。密約之出城。謀還家之計。兩人皆微服。方聚語而已。爲偵者所獲矣。是時陸錦衣炳方柄用。雅與嚴相結。其所遺偵事者。皆市豪大俠。故靡不得之。襄自思詭說亦死。不如直言之。遂告曰。某係某人之子。具道始末。并逃歸。以無路費。就故人商度。故偵者嘗習沈公冤。而又聞其艱。關荼毒狀。爲心動。嘆曰。此忠臣孝子。義士也。吾安忍害之。遂捨焉。贈以路費二金。嗟嗟。柔鬻之在人心。固未嘗忘也。沈氏之難。胡公治裝於始。獄中人哀憤於中。偵者又贈金於終。豈非忠義有同然哉。彼何人斯。失其本心矣。

初路楷與楊順既殺沈。隆慶改元。始正其罪。下楷於獄。泊新鄭。復相返華亭之政。入路楷之賄。欲出之。刑科都給事中舒公化執不可。新鄭曰。沈鍊誠冤。一楊順足抵矣。寧用兩償乎。舒抗言曰。謀殺宜盡償。且沈死於路。非死於楊。當沈被刑以午時。路行刑之牌以巳時。先至。楊之牌以申時。至。則已行刑矣。乃楊又以他罪死獄中。何能抵也。新鄭語塞。遂寢。無何而舒遂外補。舒既去之數月。當熱審。新鄭乃以屬中貴人。中貴人出審時。則南而坐。三法司官自尙書而下皆列坐。一切出入。中貴人實秉筆焉。比及路楷。中貴人擬出。三司無敢言者。故事出一罪。法司長屬俱押字。一御史獨不押字。同列者諷勸之。仍押字。既而是御史亦外補。嗟嗟。使終不押字。亦不過外補耳。豈不成偉男子哉。惜哉其守不固也。

員鼎倅青州。青人有私費而忌其兄者。殺其兄及其嫂與姪。又訟於府曰。盜夜殺吾兄與嫂姪。府難於稽

決移之員。員曰：渠與兄一宅也。盜殺其兄及其妻子。斃矣。渠尺寸無所傷。盜當夜奚擇。無亦渠有利焉。而手及耶。不爾。奚爲獨完。召訊之。不屈。內之獄。召其妻曰：汝夫殺其兄。既自首矣。器奚在。急獻之。不則汝戮其妻。憐而獻其器。乃出其夫於獄曰：此非汝殺兄之器耶。其人叩頭服。

有二人入市。一歸一死於野。死者之父以歸者殺也。訟之官。既成獄五年。其家人訴於朝。下臬司理。臬司以屬員。謂誣死者之父曰：汝兒生有讎耶。曰：東隣之子常盜牛。吾兒曾見而詈之。員曰：必東隣之子也。殺汝兒以滅口耳。乃從死者之父以數兵。操東隣之子而訊之。盡刑不屈。聞其家有少女也。令人持三十金誘其妻曰：汝夫得此金。鬻汝女當官。其妻及女至府。乃置其妻於別所。而計訊少女。少女歷道殺人之情。與其黨及其器。復置少女於屏後。令言之。令其母復聽於前。卽以訊東隣之子立折也。

冠縣伶人王會爲盜。既獲。誣入比隣周宣父子。宣屢訴未辨。高選時爲臨清。巡按以屬之。高訊捕吏獲宣何所。對曰：其家獲會幾日矣。對曰：閱月。公曰：同盜既發。閱月。宣如朋盜。逋逃久矣。乃獲於家。必會讎耳。拷會。會乃服。

新城有訴人命於朝者。連數百人。累拷無驗。天子命羅御史往按。羅以屬任邱尹胡汝楫。胡拘衆訊之。因曰：此自縊死。汝何誣衆。衆伏不應。胡曰：先毆後縊。地必有炭。命工掘之。果然。衆叩頭稱神明。

衛輝有賊殺信陽衛行軍。并劫馬物。道馬焉。厥軍張四者拾得之。於是衛輝千戶馮林汲縣簿宋浩訪收之。繫四於獄。揮使孫廉聞之曰：世豈有爲盜而不掩其賊者耶。令其家訴於上官。未幾賊再發。并首殺信

陽軍事四乃釋。

孫廉者。潼關衛指揮也。雖在少時。未嘗掩取禽獸。每遇捕獲者。以金粟易而釋之。若翅足折傷者。卽畜之。俟其全也。置之野地。他日一烏啣金鼠。斂匿其前。鳴數聲而去。蓋若相報云。

臨汾學生孔江。居父母喪。與其弟涇。廬於墓側。寢苦枕塊。衣不解帶。蔬食飲水。懸父母像。朝夕哭奠。沐浴櫛總皆廢。日負土築墻。直夜回。遇盜劫村落。見江涇。垢面鬚髮。衣履縷縷。且負土行。以爲不利也。欲及之。詢爲親故。復嘆其苦。釋不忍殺。越月再至。又遇焉。曰。汝等猶在此耶。取其壁間祀像。以付火。江涇跪哭曰。家再無留像。若焚此。江等終身不復見吾父母。願身代焚。伏地悲慟。羣盜還掛其像。羅拜而去。陝人吳份者。畜一牛。牛善識人意。不煩鞭策。人誤策之。慄觸人。子弟欲鬻之。份曰。是嫁禍也。毋鬻。他日份出。子弟鬻之。比份還。客已牽其牛去矣。份撻其子弟。而躬追客。以牛性語之。且曰。客如信份言。願還牛值。不然。恐貽後悔。客遂還牛取值去。

國朝高第。往往得賢。且或僧出。蓋一時氣運云。成化中。羅一峯。倫廷魁。章楓山。懋禮。部第一。嘉靖中。羅念慈。洪先廷。魁。唐荆川。順之。禮部第一。隆慶中。子同年。張陽和。元朴。廷魁。鄧定宇。以讚禮部第一。數公皆名人。志同學。同人品同。又同首舉。亦奇遇也。前四公。以理學著。已嘖嘖人口。子同年二公。若陽和之勇猛。精修。定宇之恬淡。草詣。皆予所不及。恐亦未少讓四公也。此亦昭代奇事。可資他日談柄。故記之。

近時一大臣興。必有一番更證。自余有識以來。聞見稔矣。分宜當國。黨與最多。且久。其後株累亦最多。且

慘泊華亭更置焉。華亭號稱廓清。一時引用多名士。同鄉亦無藉其聲援者。然與新鄭相左。泊新鄭又更置焉。新鄭暴戾恣睢。樹私人。報匪眦。小人多附之。迨江陵又更置焉。江陵末年。氣驕益擅威福。二三人。鼓煽其間。實敗乃公事。而蒲州默運。敗不旋踵矣。覓轍相尋。若出一軌。殷豎不遠。恬不知返。殊可笑也。浙人葉遇春。穆廟時爲殿中書。以春方進得幸。許其馳驛往某處。遇春故往來徐相所。新鄭有憾於徐。欲以遇春受徐意。進方諛主上爲端。會遇春子至陝西。有御賜馳驛牌。陝中撫按承風旨。遂以詐傳詔旨。執送京師。高喜以屬刑部。搜其家所往來書。意欲得徐書爲驗也。諸曹郎初無敢承者。郎中朱朋求。亦浙人。當引避。獨慨然任之。陰欲結於高。隨同其寮。周美等往搜之。凡所得書。納之袖中。不與衆看。蓋將獨致殷勤耳。周啣之。走告高曰。朱郎中待書卽袖之。必將匿之。旣而朱歸。私視之。無徐一墨。亟携其書白高。高謂匿之信矣。大怒。遂出朱爲某府長史。而調周爲兵部郎。是時徐書無所得。無因以媒孽。徒欲斃遇春父子。以滅口。而繼朱爲郎者。黃君復。不肯聽命。劉三川自強時爲司寇。同二少司寇入獄中。取遇春父子杖六十立斃之。嗟夫。此一事也。撫按以文致誤狀。曹郎以專功召毀。同僚以賣友改官。司寇以堂官親提牢杖殺人。皆從來未有事。可書也。

江陵奪情一事。有假海中丞名爲疏論者。業已刊布盛行矣。太平郡丞龍某。有所寵門子。以其大舊也。走金陵翻刻之。將以射利。爲偵者所得。致之胡中丞檉。檉曰。汝龍同知門子。龍得無與知耶。龍聞而懼。以牘上請。得勒其事。胡乃以屬。比鞫。門子不勝拷。則誣生員王立。立至。復誣執數輩。皆蕪湖人也。龍本駐蕪。

湖獲者乃其門子。而所引又皆蕪湖人。恐卒無以自解。乃謂立曰。汝游道頗廣。何所不可招。而必蕪人爲也。宣城吳士期者。故與立同刻時義。而士期又雅好標榜。時義後刻有渠上江陵。及與沈殿撰少林論不終喪書。人爭傳焉。立乃舉士期以對。龍以報於胡。胡問士期宣城人。又與沈少林往來。喜甚。意且有所屬。不在士期矣。遂授意於兵馬指揮某。俾出同龍會勘。勘且數日矣。士期備遭竄掠。身無完膚。終無語。兵馬怒曰。生固黷甚。但得舉所往來者。卽生汝耳。士期曰。人有天理。此事我不識。所以既誣執我已矣。又令我誣人哉。龍乃謂兵馬曰。休矣。法至此極矣。彼不一出口。奈何。寧能代書牘乎。兵馬猶豫不欲行。龍曰。非不盡心力。官爵固有定。卽得罪勿恤也。兵馬乃還京。復於胡。胡怒甚。叱出之。已而疏上士期事。而先以白江陵。江陵阻弗上。以書遺胡曰。國君不讎匹夫。賣菜之傭。殺之不武。公不以相聞。任爲之。既以相聞。此疏不必上也。胡意無聊。乃密囑龍殺士期。以滅口。龍幽士期於獄。斷其飲食。竟餓死。士期既死。龍則大哭。爲捐金買棺以殮。士期家人至。拒其棺不用。載以歸。既而其妻賁氏白冤狀。龍與胡俱戍邊。士論快焉。

蕭子曰。當逮士期時。不佞正在郡。送之行云。吾鄉貢安國先生。少陵乃翁之師。而不佞輩所嚴事。士期其婿也。故不佞與少林皆友之。事發。余二人匍匐爲救。不可得。既死而知之。人知胡之欲死士期。而不知其意在少林。人知士期之由龍而死。而不知少林之得龍而免也。余故爲書之。

江陵聞父喪。朝議奪情。江陵猶豫未決。朱君某時爲御史。與此謀者。一日自外馳至江陵宅。大言曰。老師當國。社稷爲重。家爲輕。若老師不以國事爲重。私于所生。欲歸守制。門生卽具疏特參。決不敢徇。潘某爲

春卿。張公子時爲司屬。江陵議裁各部司官。以俸淺者爲始。張公子當在裁中。潘公對衆言曰。各部皆奉承相公。爭裁官屬。我必不敢阿狗。寧得罪王某爲太宰。欲調張公子爲吏部。江陵曰。某在政府。而令小兒居要司。不便。止之。王公曰。古人內舉不避親。相公何乃蔽賢若此。都人士傳笑此數事。以爲都門三直。侯掌科某。寧夏人。大監張誠得罪。已有旨下獄抄沒矣。侯乃上疏數其過惡。乞宥治。內稱臣忠憤所激。不避刀斧云云。衆皆笑之。旨出。有汝等平日何無一吠之忠語。人因目爲侯一吠。時有御史馬經綸。上疏言切直。中憲紫都人爲之對曰。侯吠不如犬吠。馬鳴直似鳳鳴。

禍福倚伏。自古記之。第世人迷惑。妄相扳援耳。當高拱爲相時。勢鑠甚。依附者卽得美秩。張震。峯。孟男。高妻。姪也。爲縣令。旣行取撫。按並以一日留飯。張先赴撫院。按院恨之。謂倚高勢。眇我。特揭言其不當取。竟遷府同知。後高敗。扳附者皆罷去。獨張至。咸以不受高拔擢。人咸高之。宦日起。竟登八座云。浙金省。吾希。舟。故亦江陵所知厚。忽爲朱御史譴。吾論罷官。朱。江陵最暱者也。江陵敗。諸附江陵者。罷幾盡。獨金以爲朱所論。得復官。尋以道轉巡撫矣。余所目擊如此類甚多。何可殫述。

有爲南都考官者。曾受千金。買舉人。後爲湖州府倅。湖有習堪輿術者。大有聲。渠延之。俾覓葬地。堪輿者得吉穴。將獻矣。夜夢神語曰。是家以賣舉人。天將降禍。敗若獻此地。禍且及汝。次日。堪輿者遂託疾歸。越數年過之。其家傾覆無遺矣。余聞之。顏冲宇云。

錢塘令徐成德者。楚人也。初爲令。赫然有聲。撫按舉爲卓異。一日。以三百金託一術士買妾於維揚。其術

士杭人也。私其二百金。以百金覓一姬於鄉間。僞爲揚州者以進。既數日。不如意。返之術者。令易之。術者已私其金。輒以危言挾之。謂居官豈可爲此事。恐損名。乃不敢言。於是術者令其妻盛飾送姬入。術妻故有色。蓋獻以餌之也。留之四月。嬖之甚。召術者。願以前姬加二百金易其妻。術者受其金。卻其姬。曰。此吾結髮妻。何可易也。姑且遲留。徵月可耳。無何。而事遂著聞。先是徐令妻死。未明何疾。其妻父爲敝府別駕。至是以爲因妾而死也。來訟之官。遂敗。

安世風者。宋人。耽於色。通判寧波。有二婢。甚艷。適查盤於杭。以二婢男裝爲門子。自隨。婢不善馬。適上官導聲至。驚而墮馬。露女鞋焉。從者因識之。既至公署。僚友邀飲於湖中。每竟日。前從者入狎婢。婢遂與狎。已而諸門吏無不狎也者。每出以爲常。有一水夫知之。亦欲與狎。其門吏不許。於是水夫以告直指。初不之信。水夫曰。見在某處拘之來。可驗耳。既而驗之信。遂論罷安。

諸賢令謝與思。廣東人。弱冠登第。有美才。詩得初唐氣骨。楷法亦可觀。平居溫柔簡默。若處子。吏材復顯。出予甚愛之。第聞其見門子優人之類。則歡笑縱恣。無復檢押。率於廳事傍密室。與門子同宿。或遇有優人。美少年於酒所。輒留宿不歸。出行見有童妓者。無論富家士人子。必欲強得之。以爲門子。不從者。以法中之。使得罪。由是聲聞於上。予初不信。旣而查之果然。遂被論。調中州之息縣。其在息縣。猶諸賢也。又復論歸。歸而遇五日節。出江觀競渡。渠衣紫韎首狎。諸少年坐龍舟。擊鼓唱歌。馳逐以爲樂。須臾舟覆。溺於江。不知所在矣。



余己丑秋盡入京。至次年春盡乃還。數月內目擊時事。大異往昔。江陵秉政。雖稱操切百僚。肅然紀綱。可觀。近務寬大。太阿倒持。諸司黨與紛紛。忿爭求勝。當事者極力調停。莫可遏止。蓋散而無紀矣。且苞苴日甚。雖駕言交際。實賄賂耳。各缺須求討乃得。自守者決無得理。卽應得陞補。未有無因而可得者。都人好事者。作吏部破題云。可以久則久。可以速則速。蓋實錄也。

余往在郎署時。各衙門清淡。居寓驕從。多從儉約。近殊饒足。競華侈。吏部暨兩衙門無論。卽各部署。亦大異往時。住房多整齊。酒食器用多珍貴。出則肩輿。馬隨其後。絕無寒酸如不肯者。聞一要司請告回遠。以所得白金易黃金二千兩以歸。工部諸司。勤稱數萬。不爲諱。士人謂爲美缺。爭得之。京師改稱吏兵工戶禮刑云。

史之難也。有我之私。賢者不免。其卑者且用爲利竇。是非乖謬。所勿論也。歲丙子。余郡重修郡志。撤下六邑。各以事上。中有欲揚其祖父者。輒賂纂修。諸文學憚諸紳口。則爲查憲副。翟駕部乃祖。各立傳。而并及于先祖。予應之曰。先大父棄世早。家大人少孤。雖有嘉言善行。弗知也。不知而以意爲之。則爲誣其祖。予何敢事。遂寢。嗟乎。史之爲史。類若此矣。

吾鄉董五城先生。飭躬勵行。銳志聖賢。無論宦業風節。炳耀當世。卽當訓詁估畢之時。聖學未開之日。而獨卓然以學問爲事。雖謂之無所待而興之豪傑可也。其所著八士辨。存養省察諸說。亦頗有發明。乃郡志傳理學而竟不及。嗟夫。五城而非理學。誰更爲理學者。